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熙朝快史 第三回 勸戒煙因事納規 能悔過主文譎諫

卻說趙侍郎有兩子，長的名福臨，號子照，幼的名福咸，號子新。子照賦性迂拙，小夢花一歲，終日坐在書房讀時文，外面世故人情，不甚了了。子新性情輕躁，年甫十八，即喜濫交朋友，略看洋務書幾卷，學得外國話幾句，便自命為熟悉時務，且又嗜好極多，沾染洋煙，每日要吃四五錢。自夢花入贅後，兩人頗為投契，日夕聚首，不知不覺，夢花亦上了煙隱。一日夢花回家，林太太見他形容憔悴，精神疲倦，心中想道：

「忠甫常對我說，趙家侍郎待新婿禮意十分周到，就是他自己也說在岳家比家中快活，如何倒這般模樣？」繼想道：「莫非他作文辛苦麼？」又想道：「聞說他近來不甚用功，或者新婚燕爾，這個上身子不愛惜了」左思右想，終猜不著這個原故，當下對夢花道：「這幾時，你去了我覺得冷靜，你且在這裡陪我兩天。」夢花無奈，只得依允。到了晚上，煙癮發作，涕淚交流，精神恍惚，隨托故早睡。半夜後，喉間痰涎上湧，週身酸疼，四肢癱軟，如沒放處，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？候至天明，勉強起身，密囑館僮，趁太太未曾起身，趕到趙家借得煙具一副，吃了幾口，即自收拾，依舊睡好，日以為常。

一日，林太太早起，聞得一陣煙氣，尋到書房，恰好撞見。

夢花騙瞞不過，只得實說。林太太雖然生氣，總是心存溺愛不過怪了趙子新不該引誘他，隨請了忠甫來，告訴情由。忠甫倒是個直性人，將夢花申飭一番，對林太太道：「這煙癮為害不小，無論貧富貴賤，做官的、讀書的、做生意的，吃了煙，終身受他的害。我曾見過幾個一係候補人員，極有才幹，上司亦皆賞識他。生平並無嗜好，只是吃幾口洋煙。一日，撫憲有緊要事傳他，上轎商酌，因差傳迫促，未及過癮。到了衙門，耽擱多時，公事未了，煙癮頓發。撫憲見他神思昏亂，辦事草率，疑他有病，後來遂不差遣他了。因此發憤成疾，潦倒一世，豈不可惜麼？一即是吾老師程萃野編修，往年大考場中，發了煙癮，不能完卷，考在四等，降出翰林院。渠是極紅的翰林，放過兩次學差，三次主考，詩賦文字，色色俱精，方將指日高升的，那曉得遠大前程，被這東西害盡了，目今降了通政司，經歷只怕難望出頭呢。還有一富商，就是湖州開絲棧的劉老大。

這人被煙土害的更苦呢！我曾見過他吃了煙，每日約要三四兩，到得後來，精神消耗，終日終夜躺在牀上，百事不管，家中姬妾七八人，均有不端的事，外面丑聲四播。獨是他毫無覺察，開的絲棧終年足跡不到，經手人曉得他這般光景，通同作弊，數年來虧本十數萬兩。近來聽得說他棧已倒閉，家中姬妾捲逃殆盡，百萬家產都已消歸烏有，只剩他一個，又無子女弟兄，從前的交遊，見他產業已盡，亦自漸漸的冷淡了。這是人情紙薄，大抵如斯。可憐就有幾個厚道的朋友，見老大平日如此闊綽，亦無力供給他，現在寄住客店中，貧病交侵，這光景正苦呢。這幾個都是受煙的害，是我親見的，聽人講的還有許多，一時亦說不盡，我亦不必講了。總之，鴉片一物，有害無益，自從這物到了中國，不知害了幾萬人也，是中國人之一劫。近來吃的人愈多，其害亦愈見了。你想還吃得麼？」

林太太聽說，呆子半晌，對忠甫道：「現在他已上癮，如何是好？」忠甫道：「不如趕早戒去。」林太太道：「如何戒法？」

忠甫道：「市上購的戒煙藥不盡可靠，只有京都回林堂戒煙丸尚可用得，先買些吃，吾再叫人去尋一種藥草，叫做金錢紫背草，這味藥性極收斂，配以黨參、熟地，熬得膏，看煙癮大小，等分量多少，譬如，吃煙一錢，代膏四五分，將開水沖服。這藥能攝住煙癮，最妙癮前吃了，精神煥發，如沒癮的一樣。吃到後來，煙毒消盡，自能斷除。這個方法，我從前留京時有一個天津朋友告訴我，這藥草想必是出在北方的，我當托人慢慢的尋覓。」林太太聽說，喜歡得很，忠甫隨對夢花道：「我有一言，你須切記：這戒煙非比別事，必須志向堅定，戒去原是容易的。若不能決斷，稍有留戀的意思，這藥雖好，醫得你病，醫不得你心呢。」夢花唯唯。林太太道：「他的煙癮是子新害的，目今要戒煙，不到那處，才能戒絕，我意要接他夫婦兩個回來。

須煩你走一遭，不要說別的，只說我這裡寂寞，接他們回來住幾時。」忠甫道：「我原說戒煙要自己決斷，須識得煙的害處，就與吃煙的作伴，也不妨礙。這事全在自己主意拿定，原與別人無乾。然現在他既上了癮，見得人家吃，恐無把握，而且吃煙的人，每喜教人吃。夢花的癮未必不由於此。你要他回來，亦慮得不錯。我就去代你走一遭罷。」忠甫說畢，自去到了趙家，見過侍郎，將這話訴說一遍。趙侍郎依允，遂揀了吉日，備了一乘綠呢大轎，送女兒過門。一切排場，格外好看，也不用說了。林太太見了新娘，十分歡喜，更兼夢花追隨膝下，愈加放心。夢花的煙癮，亦漸漸戒淨了。後來夢花因吃了煙的苦，做一篇鴉片煙時文，勸戒世人。這篇文雖屬遊戲筆墨，也說得痛切，一時傳誦開來，就有人抄給他舅舅忠甫看，忠甫看那篇文章道：

戒鴉片煙

煙名鴉片，毒比於鴆矣。夫鴆之不敢食，以其毒也；至於鴉片，知其毒而爭食焉，獨何心哉？且人未有不愛性命者也，知愛性命，舉凡害我性命者，則必視之如仇，而不敢近矣。乃性命則愛之，而害性命之物，則又愛之若性命，一日不能離焉，此不可解也。今中國之煙不一矣，始而潮煙，繼而水煙，吃之者各因風尚，原不傷乎大雅也。即外國之煙，亦不等矣，曰呂宋煙，曰雪茄煙，吃之者便於取攜，固不妨於通用也。若鴉片之為煙，何如者？其初有大土、小土之分，本是花，偏名為土，聞其味似香，而實臭焉。其後有清膏、陳膏之別，化為灰仍取為膏，察其性有生而無熟焉。噫！此煙也，胡為手術哉？其他之煙，隨地可吃，茲之吃也，必在於牀，一燈相對，常如長夜之漫漫焉。則此煙也，可以昏人之智；其他之煙，隨時可吃，茲之吃也必發乎癮，片刻稍遲，即見涕泗之漣漣焉。則此煙也，可以困人之身。當其初吃也，必在無事之時，終日閒坐，以為借此可消遣厭慮也。及手有癮之後，事因之荒廢，雖欲不吃，而亦不能矣。且其初吃也，每煙有病而起，偶抱微病，以為藉此可增長精神也，豈料成癮而後，百病由是叢生，即使多吃而亦不驗矣。

或謂煙愈於嫖，不知問柳尋花，年少喜為之，年老則廢然返矣；至於煙，而與年俱進，雖當老朽無能之日，愈吃而量愈宏也，則其害更甚於嫖。或謂煙勝於賭，不知呼盧喝雉，有錢能為之，無錢則戛然止矣。至於煙而捨命不渝，即在赤貧如洗之徒，不吃而心不死也，則其禍更大於賭。且夫煙與吃相濟，吐霧吞雲之會，必廣備餅餌瓜果之屬，恣其饕餮而無厭，且夫煙與著相需聳肩翹足之時，雖使穿綾羅錦繡之衣，臥於塵垢而不惜。最可惡者，青年少婦，不知男女之嫌，當一榻橫陳而私語往來，藉以結桑中之約，則煙固為奸邪之媒也。無可恨者，赤足窮民亦染芙蓉之辟，至仰屋竊歎，而饑寒窘迫逼而為樛上之流，則煙又為盜賊之藪也。不但此也，吃煙者食量不佳，而耗精消神，其人之享年不永。吃煙者陽痿不舉，而俾畫作夜，其人之子嗣，必艱。嗚呼！煙之為害也如此，人可不戒乎哉？